

第一章 最後一頓飯

末世第十二年，天空灰得像一口燒乾的鐵鍋。風穿過半塌的樓群，捲起碎紙、塑膠布與暗褐色灰燼，在荒廢街道上來回打轉，遠處偶爾傳來屍群嘶啞的吼聲，聲音撞上空樓又從不同方向折回，讓人分辨不出它們究竟離得多遠。

林晚照伏在翻覆的公車後方，抬腕看了一眼舊錶，下午四點十七分，天黑前，她必須把糧帶回去。她將磨破的袖口往下拉遮住手背的擦傷，探頭望向街道斜對面。一間倒了半面牆的糧油鋪前站著六個人，身上套著自製東拼西湊的護具，手裡握著鋼管與砍刀。為首的瘦高男人肩上掛著一把弩，箭尖已經朝她藏身的方向偏了過來，男人腳邊擺著兩袋米，還有半桶封口破損的食用油。

林晚照觀察片刻，按住腰間短刀，從公車後方走了出去。弩箭立刻對準她的胸口，瘦高男人沉聲喝道：「停下！」

她依言站住，攤開雙手，讓對方看清自己沒有拔刀，「我來換糧。」

男人的視線掃過她乾癟的背包，又落回她臉上，戒備地問：「拿什麼換？」

林晚照沒有急著回答。糧油鋪的屋頂破了一角，牆邊水管仍在滴水，其中一袋米貼牆擺放，袋底洩著巴掌大的濕痕，半桶油的封口蒙了灰，桶沿還凝著幾滴混濁水珠。她看清貨物狀況，才開口道：「兩盒抗生素，三捲乾淨紗布，一把沒拆封的手術剪。」

男人身後幾人神情微變。在末世，藥品比糧食更難找，尋常外傷若沒有妥善處理，也可能在幾日內奪走一條命。瘦高男人握緊弩身，追問：「東西在哪裡？」

「藏在安全的地方。」

男人眉眼一沉，食指扣上扳機，「妳在耍我？」

林晚照站得筆直，視線不曾偏離，「我要是把所有藥都背在身上，走不到這裡。」

風吹過兩人之間，路旁一塊鬆動的鐵皮被吹得匡啷作響。瘦高男人沒有立刻回應，他在判斷她是否說謊，她也在等他先承認自己的需要。林晚照這兩日只喝過半碗稀粥，聚落裡十幾個孩子從昨晚便沒有進食，可她不能露出半分急切，誰先讓對方知道自己沒有退路，誰便輸了。

男人沉默一陣，終於將弩箭稍稍壓低，問：「妳想換多少？」

林晚照抬手指向他的腳邊，「兩袋米，鹽和油。」

一名鬍鬚男人聞言踏前半步，手中的鋼管重重敲在地上，「兩盒藥就想全部拿走還加鹽？妳當我們是傻子？」

林晚照看向靠牆的米袋不疾不徐地道：「其中一袋已經受潮。現在氣溫高，若不立刻拆袋晾曬，三日內便會發霉。油桶也進了雨水放不了多久。」

鬍鬚男人下意識回頭，看清袋底濕痕後，臉色頓時有些難看。

瘦高男人卻仍盯著她，眼神多了幾分審視，「妳看得倒仔細。」

林晚照從口袋取出一只透明小袋，拋到雙方之間的空地，白色藥片在袋中滾了兩圈，停在一塊乾裂的水泥地上。「活得久的人都得仔細。先驗貨。」

男人朝身後使了個眼色，一名矮個男人立刻上前，撿起藥片掰下一小角，先放到舌下嘗過，又用刀背刮出粉末，湊近鼻端聞了聞，「是真的。」

幾人的呼吸明顯重了。

瘦高男人終於放下弩，卻沒有接受她的條件，「兩盒藥，換一袋米。」

林晚照沒有多作思索，直接道：「一袋半，加鹽。」

「不行。」

「那就不換。」她轉身便走，腳步不快，卻沒有回頭。

跨出第三步時身後果然傳來男人的聲音，「等等！」

林晚照停下，側過半張臉。

瘦高男人壓著不耐道：「妳剛才說的全部東西換兩袋米和鹽，油留下。」

「油也給我。」

他重新沉下臉，冷聲道：「妳別得寸進尺。」

林晚照這才轉過身，目光越過他，落在後方一名年輕人身上。那人臉色灰白，右手始終若有似無地按著肋下，雖有護甲遮擋，每次呼吸時肩膀仍會不自然地抽動。

「你們有六個人，卻只守著兩袋米，表示你們眼下不缺主食。你們真正需要的是藥。」她抬手指向受傷的年輕人，「他肋下的傷再不處理，兩盒抗生素也未必能救回來。」

年輕人身旁的婦人臉色一白，急忙扶住他的手臂，轉頭望向為首的男人，「成哥……」

男人下顎繃緊，顯然不願讓人看穿弱點，卻也沒有否認。

林晚照沒有繼續施壓，只道：「油給我，我多加一瓶消毒液，現在就替他清創。能不能活，至少還有一次機會。」

婦人攥緊傷者衣袖，眼中已有哀求之色。

瘦高男人看了傷者一眼，終於鬆開握弩的手，「成交。」

林晚照點頭，指向街口停著的推車，「把糧搬過去。雙方驗過貨，再完成交易。」

鬍鬚男人眉頭一皺，正要開口，她已俯身捻起地面一小撮飄落的黑灰，「動作快一點。北邊兩條街外有人點了火焚屍，風向剛轉，屍群很快便會過來。」

幾人同時抬頭。瘦高男人辨認過風向，又看見灰燼裡焦黑的衣物纖維，立即朝身後揮手，「搬糧！」

兩袋米很快被綁上推車。林晚照領著他們穿過廢棄街區，在一座坍塌的地下停車場完成交換。藥品、紗布、手術剪與消毒液一樣不少，她也依約替那名年輕人處理傷口。

血汗黏住衣料，傷口周圍已經紅腫。林晚照割開布料，用消毒液反覆沖洗，直到露出尚未完全腐壞的皮肉，才將乾淨紗布壓上去。

婦人蹲在一旁，緊張得聲音發顫，「他能活嗎？」

林晚照沒有給無用的保證，只一面包紮，一面交代道：「今晚開始服藥，傷口每日清理。若高燒不退，或者皮膚出現往外延伸的黑線，便不要再趕路。」

傷者疼得額上全是冷汗，仍咬牙問：「停下來有用嗎？」

林晚照收緊最後一圈紗布，抬眼看他，「至少比死在路上強。」

年輕人愣了一下，扯著蒼白的嘴角笑了笑，「也是。」

遠處忽然傳來一聲低沉嘶吼，第二聲緊跟著響起，更多聲音沿著空蕩街道層層疊來，像黑色潮水正從城市另一端逼近。

瘦高男人快步走到入口察看，回頭時已重新握緊弩箭，「屍群來了。」

林晚照扣好背包，扶住裝糧的推車，「走西南邊的排水渠別上地面，十字路口沒有遮蔽物，一旦被堵住，誰也走不了。」

男人深深看她一眼，抬手抱拳，「保重。」

林晚照推著糧車走出停車場，只在經過他身旁時淡淡應了一聲，「活下來再說。」

天色擦黑時，林晚照將糧帶回了聚落。那是一座廢棄的小學，低矮圍牆早已用鐵皮和木板加高，上方纏著生鏽鐵絲，還插滿削尖的木樁，昔日的教室被改成住處、醫療間與儲藏室，黑板上不再寫課文，而是每日的存糧、水量和巡守名單。

守門少年看見推車上的米袋，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隨即扯開嗓子大喊，「晚照姊回來了！她換到糧了！」

原本死氣沉沉的校園頓時有了動靜。

幾名青年從教室裡跑出來，最前方是一名跛腳老人。他一跛一跛趕到推車旁，掌心落在粗糙的米袋上，像是確認了好幾次，才紅著眼問：「真是米？」

林晚照鬆開推車，活動一下被繩索磨痛的手指，「一袋受了潮，另一袋封好送進地下室，鹽分開存放，油先靜置，最底下的沉澱不能用。」

周爺爺連聲應下，轉頭招呼人手搬糧。幾個孩子也圍了過來，卻沒有伸手碰觸，只仰著小臉，眼睛緊緊黏在米袋上。

年紀最小的小禾吸了吸鼻子，試探著問：「林姊姊，今天晚上有飯嗎？」女孩瘦得兩頰凹陷，一頭枯黃短髮亂蓬蓬地貼在額前，眼睛卻亮得驚人。

林晚照低頭看她，「有粥。」

小禾立刻笑彎了眼睛，露出缺了一顆牙的牙床，「粥也好，我喜歡喝粥。」嘴上這樣說，她的目光卻捨不得離開糧袋。

林晚照抬手把她翹起的一撮頭髮壓下去，「去撿柴，手腳快些給妳盛稠一點。」

小禾歡呼一聲，轉身便跑。

聚落裡已經許久沒有煮過真正的米粥，為了節省柴火，也怕香味飄得太遠招來外人，他們把大鍋搬進一樓最內側的教室，用濕布封住門窗，只留一道窄縫排煙。水滾後，洗淨的米倒入鍋中，白色米粒隨熱水翻動，逐漸吸飽水分。淡淡米香從鍋蓋邊緣鑽出來，教室裡原本還在交談的人不知不覺安靜下來，有人望著鍋嚥口水，也有人低頭揉了揉眼睛。

周爺爺拿來一小把肉乾，放到砧板上切碎。

林晚照看了他一眼，那是留給傷患的存糧。老人避開她的視線，故作輕鬆地道：「放久了也會壞。今日大家都喝上一口，明日才有力氣幹活。」

林晚照沒有攔，只將肉乾和曬過的野菜一併倒進鍋中，握著木勺慢慢攪動。熱氣撲上她的臉，短暫遮住周圍破舊牆面，也遮住那些因飢餓而過分消瘦的臉，至少

今晚，他們能吃上一頓熱的。

夜色完全落下後，聚落裡六十三個人圍坐在教室與走廊上。沒有足夠的桌椅，便將拆下來的門板架在磚塊上，沒有像樣的碗，搪瓷杯、鐵盒和削開的罐頭殼都能盛粥。

林晚照站在鍋邊分食，孩子和老人多半勺，負責守夜的人也多半勺。輪到最後，鍋底只剩薄薄一層，她刮進自己碗裡，正要坐下，周爺爺便捧著碗走了過來。

老人看清她碗裡的分量，眉頭立即皺起，「妳跑了一日，就吃這麼一點？」

林晚照舀起一口粥，神色不變地道：「我在外面吃過。」

周爺爺盯著她看了半晌，直接將自己碗裡的粥撥了兩口過去，「每回撒謊都是這一句。老頭子今日沒幹重活，吃不了這麼多。」

林晚照看著碗裡多出的粥，沒有推回去。老人已經轉身去察看幾名傷患，再拒絕，反而辜負他的心意。

「林姊姊。」小禾蹲到她旁邊，從碗裡挑出一片肉乾，迅速丟進她碗中。

林晚照抬起眼，女孩立刻用兩隻小手護住自己的碗，認真解釋道：「我本來有兩片，已經吃了一片。」說完，她生怕林晚照還回去，捧著碗便跑。

旁邊有人忍不住笑道：「小禾只肯分給妳。上次阿蒙想夾她半根野菜，她差點把人的手指咬下來。」

小禾從幾個孩子中間抬起頭，急得滿臉通紅，「我沒咬！我只是嚇他！」

四周響起一陣笑聲。林晚照低頭喝了一口粥，米煮得軟爛，野菜微苦，肉乾又硬又柴，卻讓冰冷許久的胃慢慢暖了起來。

她正盤算著明日該如何處理受潮的米，外頭忽然傳來尖銳的金屬撞擊聲。噹——笑聲戛然而止，下一刻，瞭望架上的警鈴被人急促拉響。

「屍群！」守夜少年驚慌的叫聲穿透走廊，「東牆有屍群！」

眾人同時站起，倉促間撞歪了架在磚上的門板。有人失手打翻碗，僅剩的半口粥灑在地上，那人本能地彎腰去撿，卻被林晚照扣住手臂拉起。

她掃過慌亂的人群，厲聲道：「按原定路線撤離！老人和孩子先走，藥、水和糧全部帶上，其餘東西不准拿！」

東側圍牆外已擠滿黑影，腐爛手臂穿過鐵絲，不停抓撓木樁。更多屍群從街道另一端湧來，層層疊疊，看不見盡頭。

林晚照爬上瞭望架，視線掠過屍群停在東側巷口。

幾支火把插在廢棄車架上，上頭綁著新鮮血肉，腥味順風直往學校飄來，不是意外，是那群與他們爭奪水源的流亡者。對方攻不進學校，便將屍群引來，想逼他們棄守，再趁亂搶奪物資。

圍牆猛然一震，木樁發出令人牙酸的裂響。守在一旁的少年臉色慘白，握著長矛的雙手不停發抖，「晚照姊，牆撐不住了。」

林晚照確認過屍群移動方向迅速跳下木梯，交代她不在時的代理者，「阿蒙你帶

人守住缺口，聽見第一響信號便往地下室撤。其他人立刻進排水道。」
阿蒙追在她身後，急聲道：「排水道出口離這裡有兩里，屍群若追上去，我們一個都跑不了。」

林晚照望向西側體育館，「操場邊還有三桶柴油，可以把它們引開。」

周爺爺正在安排眾人分裝糧食，聞言立即明白她的打算。他將手裡的布袋塞給旁人，一跛一跛地趕過來，抓住她的手臂，「讓我去點火。」

林晚照將一串鑰匙按進他掌心，「你帶他們走。排水道出口有三條路，只能走左邊。中間有塌方，右邊經過加油站，都不安全。」

周爺爺沒有接她的話，反而把鑰匙推回去，盯著她問：「點完火以後呢？」

「我會繞去排水道。」

老人手上的力氣更重，「妳繞不回來。」

林晚照沒有回答。

東牆轟然一震，一根木樁被屍群推倒，數隻喪屍從缺口擠入，巡守隊立刻揮刀迎上，汙黑血液飛濺在鐵皮與泥地上。沒有時間爭了。

她掰開老人扣住自己的手指，語氣不重，卻沒有留下商量餘地，「這裡只有我熟悉體育館通道。你把人和糧帶出去，我才有機會追上你們。」

周爺爺紅著眼看她，「妳每次說謊，都不敢看人。」

林晚照迎上他的視線，把鑰匙重新放進他手中，「那便看著我。把他們帶出去。」

老人胸口重重起伏，終究沒有再將鑰匙推回。

林晚照轉身朝阿蒙喝道：「守牆！第一響撤退，第二響關門。不管看見什麼，都不准回頭！」

阿蒙咬緊牙關，握刀的手背暴起青筋，「是！」

小禾被一名婦人抱著往地下室走，看見林晚照沒有跟上，她忽然掙出半個身子，伸著手哭喊，「林姊姊！」

林晚照快步過去，替她把鬆開的衣襟拉好。小禾死死揪住她的袖口，「妳也走。」

「妳先去，我很快便來。」

女孩眼中蓄滿淚水追問：「真的嗎？」

林晚照摸了摸她枯黃的頭髮，「真的。」

婦人含著淚將小禾抱走。地下室鐵門關閉前，孩子仍趴在那人的肩頭看著她，手中緊緊攥著沒吃完的半塊雜糧餅。

東側圍牆在此時徹底倒塌，屍群如決堤的黑水湧進操場。

林晚照提起一桶柴油，抓起信號槍，沿著教學樓外牆疾奔，不時用刀柄敲響鐵欄杆，再將柴油潑在事先堆好的桌椅與輪胎上，刺鼻氣味迅速散開，屍群則循著她製造的聲響轉向。

她沒有立刻衝進體育館，只求將已經靠近地下室的屍群引過來，直到身後的嘶吼匯成一股，她才穿過體育館側門，把剩下的柴油一路從入口倒到看臺下方。

第一批屍群追進體育館時，林晚照抬起信號槍，朝窗外天空扣下扳機，第一道紅光劃破黑暗，阿蒙看見訊號，立即帶人撤向地下室。

一隻喪屍從右側撲來，她抽刀刺進它的下顎，刀尖穿透頭顱，屍體尚未倒下，更多喪屍向她靠來。

衝上看臺的她看見遠處的地下室入口只剩最後幾道人影，直到看見阿蒙退入門後，她才舉起信號槍，再次扣下扳機，這次第二道紅光射入輪胎堆，火焰轟然竄起，乾燥木料與橡膠頃刻燃燒，濃煙挾著熱浪席捲操場。

被引進體育館的屍群瘋狂起來，外面剩下的屍群也被火光吸引，轉而湧向燃燒處。林晚照對著看臺下的油漬一笑，將最後一枚信號彈射出，瞬間她被熱浪衝飛，後背重重撞上牆，胸口劇痛讓她一時喘不上氣，只能癱坐在地上，看著遠處的地下室鐵門完全關閉。

他們走了。她緊繃了一整日的肩膀終於放鬆。十二年來，她送走過父母、隊友、鄰居，還有許多來不及問名字的陌生人，從前每一次她都得逼自己活下去。這一回，至少被她送走的人身上有糧。

一隻焦黑手掌忽然從火焰後伸出，狠狠扣住她的腳踝，她出手斬斷那隻手，撐著牆壁勉強起身，看見更多屍群朝她逼近。

她摸向外套口袋，指尖碰到一只小塑膠袋，裡面裝著一把米。那是下午驗糧時隨手取出的樣品，她原想帶回來查看受潮程度，後來忙著煮粥，竟忘了倒進鍋裡。林晚照隔著袋子攥緊米粒。早知道便該全煮了，至少能讓孩子們多喝一口。看臺上方的燈架被烈火燒斷，挾著火星轟然落下。最後一刻，她想起小禾仰著臉問她，晚上有沒有飯，她答應了，有。只要糧還在，活著的人便能再撐一日。巨響吞沒了她的意識。

大梁京城，永樂伯府的晚膳剛剛擺上桌。

林晚照走進正廳時，永樂伯正盯著面前湯盅裡的杏汁白肺湯皺眉。見女兒落坐，他舀起一口湯，還沒送入口中便放下湯匙，「今日這湯是不是又淡了？」

伯夫人邵氏替女兒整理了一下衣袖，頭也沒抬便道：「昨日你嫌鹹，今日減了鹽又嫌淡，廚房怕是為難，乾脆在桌邊放個鹽罐讓你自己添。」

永樂伯被妻子回嗆，輕咳一聲，轉而看向女兒，「晚晚今日身子如何？午後又睡了一覺？」

「只是有些暈，不是病了。」林晚照回答時，三名兄長也陸續入席。

長兄林懷謙在吏部任職，性情最為穩重。他先向父母見禮，坐下後看見妹妹面前的湯碗還空著，便自然地替她盛了半碗，「先喝熱湯，免得一會兒只顧吃點心。」

二兄林懷瑾正在國子監讀書，平日看著溫文，嘴上卻從不饒人。他接過丫鬟遞來的帕子擦手，聞言挑眉道：「大哥這話不對，晚晚如今連飯都會仔細吃完，哪還像從前，只挑兩筷子便等著點心？」

三兄林懷昭年紀最輕，整日不是在馬場便是在朋友家的球場。他剛坐下便把一碟蜜汁排骨推到妹妹面前，笑道：「二哥少提從前，晚晚大病一場後懂事了，你倒天天拿她以前的事打趣。」

林懷瑾端起茶盞，慢悠悠地道：「是誰昨日告訴她，偷吃蓮蓉糕被母親罰抄書的是大哥？」

林懷昭神情一僵。

林懷謙轉過頭，平靜地看向他，「原來是你說的。」

「我只是隨口一提。」

「今晚到我書房，把家訓重新抄一遍。」

林懷昭立刻向林晚照投去求救的目光，林晚照低頭喝湯，假裝沒有看見。

邵氏忍不住笑出聲。

永樂伯則一本正經地點頭，「該罰，連你大哥的糗事也敢牢記。」

林懷瑾放下茶盞，提醒道：「父親，當年是您替大哥遮掩，還說糕是自己吃的。」

永樂伯的手頓時停在半空。

一桌人安靜片刻，林懷昭最先低下頭悶笑，邵氏也別過臉去，肩膀微微顫動。林晚照看著眼前幾人默契十足的鬥嘴，唇角也跟著彎了起來。

她來到這個世界已經兩個多月，最初醒來時，這具身體剛從池中被救起，高熱數日險些沒了性命，她不認得人，也不習慣有人近身伺候，只能借口落水後頭腦昏沉，慢慢接收原主留下的記憶。

永樂伯夫婦並非沒有察覺女兒的改變，原本嬌氣愛鬧的小姑娘，病後變得安靜懂事，開始珍惜食物，也不再賞玩那些華而不實的東西。邵氏曾私下請大夫看過幾次，確認女兒沒有傷到腦袋，才將這些改變當成死裡逃生後的心性轉變。

他們小心陪著她適應，林晚照也在這段日子裡慢慢學會接受他們的關心。

邵氏見她放下湯匙，替她夾了一塊魚肉，「今日的魚刺少，妳嘗嘗。」

林晚照將魚肉吃完，又低頭把落在碗邊的一粒米夾入口中，這動作做得自然，桌上眾人也早已習慣。只有最初幾日，林懷昭會看著她過分乾淨的碗底發愣，後來邵氏私下叮囑過，誰也不再拿她珍惜食物一事開玩笑。

用過正餐，丫鬟端上一盤棗泥酥，林晚照拿起一塊咬了一半，指尖停頓片刻，仍下意識想將剩下的收進袖袋，她的手才移到袖口，便察覺林懷謙正看著她，動作不由一頓。

她已經知道這裡不缺下一頓飯，末世養成的習慣卻不是那麼容易戒除。

林懷謙沒有詢問，只伸手將整盤棗泥酥推到她面前，「讓人送去妳房裡，夜裡若餓了便吃一塊。」

林懷昭立即伸手想拿，「我也餓得快。」

林懷謙用筷子擋開他的手，「廚房還有。」

「那為何這盤全給晚晚？」

「因為她是妹妹。」

林懷昭被這個理由堵得無話可說，只能轉頭向母親控訴，「母親，大哥偏心偏得越發理直氣壯了。」

邵氏含笑道：「你若肯乖乖在家一天，明日讓廚房給你做一盤。」

林懷昭立刻坐直身體，「那還是算了。」

林晚照望著被推到面前的點心，將手中剩下的半塊慢慢吃完。她第一次把點心藏起來時，林懷謙也是這樣，沒有拆穿，沒有追問，只讓人送了一盤到她屋裡，自那以後，她的房中總是備著一只小食盒。

家人不知道她曾經歷過什麼，卻用最不驚動她的方式告訴她，這裡的食物不必爭搶。

「在想什麼？」邵氏見她望著點心出神，抬手輕撫她的髮鬢。

林晚照偎著母親，輕聲道：「在想明日讓廚房做耐放的芝麻餅。」

林懷瑾聽見她的話，將目光從茶盞上移開，「又想存糧？」

「芝麻餅也能當點心，出門時帶著方便。」

「有道理。」林懷瑾點了點頭，轉頭吩咐身旁小廝，「明日提醒我，從國子監回來時去挑幾只密封好的瓷罐給姑娘院裡，免得餅受潮。」

林晚照沒有拒絕。初來時，她會設法把食物藏得不讓任何人看見，很快她就相信，即使他們知道她在存糧，也不會搶走，反而會替她準備更合適的器具。

這是在永樂伯府學會的第一件事。安心並非來自庫房裡究竟堆著多少米，而是有人願意與她守住同一張飯桌。

這日早膳後，邵氏帶林晚照查看府中的冬衣採買。之後林晚照又在正院坐了大半個時辰，翻過布料、炭火與糧食的支出，最後停在幾座莊子的收成數目上。

邵氏見她計算得認真便讓丫鬟退下，親自把那冊帳本拿到面前，「妳這陣子總盯著糧冊，可看出了什麼？」

林晚照將幾頁數字相互比對，回答道：「城外兩座莊子的豆類收成不好，另一座莊子卻有餘糧。若只看總數，府中今年不缺，但若明年春雨再遲，豆種可能不夠。」

邵氏眼中掠過一絲意外。她原本只是想女兒及笄了教女兒看帳，沒想到女兒看的不是銀錢，而是各處產量和來年所需。「妳想怎麼辦？」

「先把適合留種的豆子分出來，不要與日常糧食混放。收成好的莊子也不必全送進府，可以留下部分，省去明年再運回去的損耗。」

邵氏提醒道：「這樣的話留下多少、由誰看管、若莊頭監守自盜又該如何處置，這些都要想清楚。掌家不是看出問題便算完成，還得讓辦法真正行得通。」

林晚照點頭，重新攤開一張紙，「那我再算一次。」

邵氏看著她的側臉，神色柔和。女兒落水後像是一夕長大，讓她心疼也讓她不安，可這些日子，她看著女兒重新親近家人，會依偎在她身邊，也會被三個兄長逗笑，那點不安才慢慢放下。無論女兒變得多懂事，終究還是她的晚晚。

林晚照剛寫下第一行字，外頭忽然傳來急促腳步聲。管事停在門外，隔著簾子稟道：「夫人，宮裡來人了。伯爺請您和姑娘立刻到前廳接旨。」

邵氏搭在帳冊上的手指微微一頓。永樂伯府向來遠離黨爭，宮中極少突然降旨，她與女兒對視一眼，沒有多問，只吩咐丫鬟取來正式衣裙。

前廳大門敞開，明黃色儀仗停在階下。林晚照隨父母與三名兄長跪在青磚地面，傳旨內侍展開聖旨，尖細而清晰的聲音落在安靜廳堂中。

「永樂伯嫡女林氏晚照，柔嘉維則，端方淑慎，特賜婚征北侯明硯廷，擇吉日完婚。」

聽見「征北侯」三字時，永樂伯肩膀明顯僵住。林懷謙仍維持著跪姿，放在膝上的手卻一下握緊，林懷瑾垂下眼，神色比平日更沉，林懷昭年紀最輕，幾乎立刻抬起頭，又被長兄用眼神制止。只有林晚照安靜跪著。

原主的記憶裡只有北疆苦寒、戰事不斷。

傳旨內侍念完最後一句，將聖旨合起，「欽此。」

永樂伯沉默一瞬，俯身接旨，「臣領旨，謝陛下隆恩。」

宮中來人被請往偏廳奉茶，前廳大門重新合上。永樂伯將聖旨放在桌案上，來回走了幾步，終究壓不住怒氣，「怎麼偏偏是明家？北疆離京千里，冬日能凍死人，戰事又從未真正停過。朝廷要安撫邊將，憑什麼讓我女兒去？」

邵氏臉色發白，卻先看了女兒一眼，才低聲道：「你小聲些。聖旨既已送進府，莫讓旁人抓住話柄。」

林懷昭忍了又忍，仍忍不住道：「父親，我去找人打聽。無緣無故賜婚，總得知道是誰提的。」

「我去。」林懷瑾站起身，按住弟弟的肩膀，「你平日行事太直，容易讓人看出意圖。我在國子監有幾位同窗的父兄供職六部，打聽消息更方便。」

林懷謙沒有阻止二弟，只沉聲提醒道：「只問消息，不准多做其他事情。賜婚已成定局，眼下最重要的是弄清北疆形勢，替晚晚預作準備。」

永樂伯猛然停下腳步，「什麼定局？婚期尚未定下，未必不能一一」

「父親。」林懷謙看著他，語氣依舊恭敬，卻十分清楚，「抗旨的後果，不只落在我們一家身上。陛下既然親自賜婚，便不會因幾句求情收回旨意。」

永樂伯張了張口終究說不出話，屋中也跟著安靜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林晚照身上。

邵氏坐到她身旁，將她的手握進掌心。那隻手有些涼，力道也比平日更重，「晚晚，妳別怕。」話音剛出口，她的眼眶已經泛紅。

林晚照反手握住母親。這段日子她已經習慣這雙手在她夢中驚醒時輕輕攬住她拍撫她的後背，在她驚慌失措時按住她的手告訴她也在。她不想離開這個家，可末世教會她的從來不是逃避，而是在道路被截斷之前，先找出另一條能走的路。

「我不怕。」她抬起頭，看向父母與三名兄長，「既然婚事無法改變，我們便先從了解北疆開始。」

林懷昭怔怔看著她，眼睛很快紅了，「妳捨得離開家嗎？」

林晚照望著最藏不住情緒的三兄，語氣放柔了一些，「想留在家，但只能往前走。」

林懷謙看著妹妹平靜的神情，沉默片刻，率先收起外露的情緒，「我去查北疆近年的民生與官員調動。」

林懷瑾接道：「我找熟悉北地的同窗家，詢問當地的生活。」

林懷昭抹了一下眼睛，急著道：「我負責挑馬匹我——」

「你先把家訓抄完。」林懷謙一句話打斷他。

林懷昭難以置信地看向長兄，「都什麼時候了，還抄家訓？」

「正因為要辦的事多，才不能讓你毛毛躁躁。抄完再去做事。」

林懷昭氣得想反駁，林晚照卻輕輕扯了扯他的袖口，「三哥挑的我信得過。」

林懷昭的怒氣頓時散了大半，挺直背脊道：「我一定挑最好的。」

邵氏看著幾個孩子已經開始商議準備事項，眼淚沒有落下，神色卻逐漸安定。她握著林晚照的手，低聲道：「給妳備的嫁妝裡原有三座莊子和兩間鋪子，我再添些銀錢。北地不比京城，光有錢未必買得到東西，藥材、種子、乾糧和耐放的醬菜都要準備。」

林晚照輕輕點頭，「還要帶幾只防潮的糧箱。」

永樂伯站在桌案旁，望著妻兒一項項安排，心中又酸又怒。他沉默許久，最後將那道聖旨拿起來，重重放進木匣，「北疆再遠，也是大梁境內。我的女兒嫁過去，不是送去受苦的。」

他轉頭吩咐門外管事，「把府裡所有北地輿圖找出來。再去問問近日可有從朔安回京的商隊。」

管事立刻領命退下。

林晚照望著父親強壓怒意的背影，心口微微發熱。她曾以為重新活一次，最大的幸運是有糧可吃，如今才明白，真正難得的是在前路未明時，有人陪她一起準備，而不是她獨自一人面對未知。

同一時刻，皇城議事殿內，北疆軍報正攤在御案上。

皇帝看過奏報，抬手按住眉心，「明硯廷又請開互市、准許屯田。這已是今年第三封。」

首輔站在案下，神色平靜，「北疆軍糧不足，他自然要另尋出路。」

皇帝抬起眼，「卿既知道，又為何屢次反對？」

首輔沒有迴避，只拱手道：「邊軍有糧、有財，又得百姓擁戴，便不再需要朝廷。明硯廷或許忠誠，後來之人卻未必。制度不能只建立在一人的品性上。」

皇帝指尖輕敲桌面，「所以你提議賜婚？」

「永樂伯府不涉黨爭，林氏女家世清白，無論對明家或朝廷，都是合適人選。」

「只是合適？」

首輔停頓片刻，看向軍報上「糧草不足」四字，「北疆需要一位能安內的侯夫人。」議事殿內重新安靜下來。

永樂伯府廚房已開始準備午膳。林晚照走出前廳時，正看見兩名僕婦抬著新米經

過長廊。米袋口紮得嚴實，沉甸甸壓在木桿兩端，隨著腳步輕輕晃動。她停下來看了一會兒。北疆苦寒，軍糧短缺，那是一個即使有銀子也未必能買到食物的地方。

邵氏走到她身旁，順著她的目光看去，輕聲道：「捨不得家裡？」

林晚照沒有否認，「捨不得。」

林晚照挽住邵氏的手臂，陪她沿著長廊慢慢往前走，「母親，陪嫁的莊子裡哪一座最適合種耐寒作物？」

邵氏側頭看她，片刻後回答道：「城北那座地勢較高，土質卻普通。妳怎麼突然問起這個？」

「我想先試著留種。」

「北疆能不能種，還得查過氣候。」

「所以要先問清楚。」

邵氏聽著女兒已經開始盤算未來，眼底浮起心疼，卻沒有勸她別想，只將林晚照的手握得更緊，「好，我們一起查。」

母女兩人走過迴廊，遠處廚房升起淡淡炊煙。林晚照回頭看了一眼。

醒來之初，她以為這一世只要守住眼前這張飯桌便已足夠，如今一道聖旨，將她的路指向千里之外，那裡有一座常年受戰火侵擾的城，有一個素未謀面的丈夫，也有無數不確定下一頓飯在何處的人。她不知道自己能做到多少。

林晚照收回目光，跟著母親走向正屋。她的第二次人生將從這場陌生的婚姻真正開始。

第二章 北嫁入邊城

欽天監擇定的婚期定在兩個月後，雖不算倉促，但對一樁遠嫁千里的婚事而言仍讓人措手不及。嫁衣、首飾、箱籠、莊契與陪房都得安排清點，沿途護衛、驛站安排和常住北地所需之物更不能有半點疏漏。

邵氏一連幾日都忙碌著，原本平整的眉間多出淡淡倦色。她將嫁妝單子改了又改，仍覺得哪裡不夠。

坐在身旁的林晚照卻執筆劃去一行，「京城樣式的屏風帶過去未必用得上，換成兩床厚氈。那套金絲楠木妝臺太重，路上不好走，也換掉。」

邵氏眼皮一跳，立刻按住她的筆，「姑娘家的妝臺怎麼能不帶？北疆再苦，妳也是侯夫人，該有的體面不能少。」

「可以帶輕一些的。」林晚照把單子往後翻，指著末尾新添的藥材與乾糧，「省下的位置能多裝兩箱藥、一批種子，還有耐放的醬菜。」

當歸、黃芪、止血散、金瘡藥，另有炒米、乾餅、豆粉、菜種與幾種耐寒穀物。她列得極細，連醬菜都註明罈口需封蠟，免得北行顛簸滲漏。邵氏順著她的手指看完，仍有些遲疑，「這些東西，侯府未必沒有。」

林晚照將手中的嫁妝單子往前一推，語氣平靜，「有，和到時候買得到是兩回事。路途遙遠，先帶著總不會錯。若侯府用不上，也能留給沿途驛站或軍眷。」

邵氏望著女兒認真的神色，原本想說她不必事事操心，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這

些日子林晚照沒有哭鬧，也沒有因要遠嫁而閉門不出，只比從前更常詢問北地的人文風情。越是如此她越明白，女兒不是捨得，只是讓自己全神投入了準備裡。她伸手覆住林晚照執筆的手，輕聲道：「妳想帶便帶。只是嫁妝不全是拿去用的，也是告訴夫家，我們家的女兒有人疼，不能輕慢。」

林晚照明白這是另一種保護，便握了握母親的手，「那便留下幾件撐場面的，其餘換成實用的。」

邵氏總算露出一絲笑意，抬手輕點她的額頭，「妳倒是會討價還價了。」

「母親教得好。」

「我何時教過妳拿嫁妝與我討價還價？」

林晚照答得十分乖巧，「昨日才說，掌家不能只顧眼前，也得給日後留退路。」

邵氏被自己的話堵了回來，半晌才失笑道：「都學會拿我的話回我了。」

外院那頭，永樂伯正帶著管事挑選護衛，又託相熟的商號替送嫁車隊打點沿途的落腳處。

正屋裡，母女兩人才重新核對完單子，門外便傳來一陣急促腳步。

林懷昭抱著兩卷圖闖進來，進門便將東西往桌上一放，「整理好了！這一卷是京城到朔安的驛站，另一卷是近五年北地商旅常走的路線。」

邵氏見他跑得額上冒汗，先替他倒了一杯茶，嘴上仍要嫌一句，「多大的人了，還這樣莽撞。」

林懷昭一口喝盡，袖子才抬起來便被母親瞪了一眼，只好改拿帕子擦嘴，嘴裡還不忘辯解，「出發日子都快到了，哪還顧得上穩重？」

他將驛路圖攤開，手指沿著路線一路向北，「從京城出發，前半段官道平穩，過了定州後便開始多山。再往北，驛站間距會拉長，途中有幾處路狹，若遇大雪，車隊得改走河谷。」

圖上除了原有標記，還添了不同顏色的細線。沿途哪裡能換馬、哪裡有糧鋪、何處常有山匪，皆被逐一寫在旁邊。

林晚照仔細看過，才問：「是你畫的？」

林懷昭立刻挺直背脊，「我親自問了三支走過北路的商隊。這些紅圈是危險地段，藍點是能補水的地方，妳帶在身邊也能盯著護衛們。」

林晚照將圖紙捲好，認真道：「多謝三哥。」

林懷昭原本還有一肚子叮囑，聽她這樣鄭重道謝，反倒不自在地偏開臉，「一家人謝什麼。」

「一家人是不用謝，但你昨日拿我的名帖去見商行掌櫃，還把人家問得以為你要改行走鏢，這筆帳又該怎麼算？」林懷瑾從門外走進來，身後跟著一名捧著書冊的小廝，語氣仍是那副不緊不慢的模樣。

林懷昭轉頭瞪他，「你那名帖又不會用壞，我也沒真去走鏢。」

「你丟的是我的臉。」林懷瑾示意小廝把書冊放下，從中抽出一本薄冊遞給林晚照，「這是我親自問來的北地風物。我在國子監有位同窗，他父親三年前曾任朔

安府學教授，去年才因病返京。我上門請教了兩回，飲食、冬季常見病，還有城裡哪些客棧與醫館靠得住，都記在裡面。」

薄冊顯然是新抄的，墨色濃淡略有不同，書頁邊角還留著匆忙裁切的毛邊。

林晚照翻過幾頁，看見上頭除了北地人慣吃的麵餅、羊肉與醃菜，還記著冬季炭火價格、常見風寒症狀，以及幾處能安穩投宿的地方，不由抬頭問道：「二哥一個人抄的？」

「這一本是我抄的。」林懷瑾抬手點了點旁邊另一疊紙，「大哥查的是北地官員調動，我只替他謄清字跡、按州縣排好，內容與這本不重複。」

話音剛落，林懷謙便走進正屋。他顯然才從衙門回來，官服尚未換下，眉眼間也帶著疲色，聽見二弟的話，只將一張折好的紙放到桌上，「我從吏部能查到的，只有朔安及周邊州縣近五年的主官、佐貳與驛丞調任，還有他們任內考語。哪些人久任北地、哪些剛調過去，背後都註明了。」

邵氏聽得仔細，忙問：「從官員調動裡，也能看出北疆情況？」

「能看出一部分。」林懷謙展開那張紙，指著其中幾處道：「三個州縣五年內換過兩任以上主官，幾名去任官員的考語裡又反覆出現『轉運失期』與『邊民流散』。人換得太快，文書、糧運與地方規矩便很難穩下來。晚晚到了北地，至少要先知道遇見的是久任之人，還是才到任、連地方情形都沒摸清的人。」

幾份東西各自說的是不同事情，拼在一處，北疆的輪廓已漸漸清楚。官員更替頻繁，商路不夠安穩……林晚照低頭看著幾頁記錄，心裡已有了概念。

她抬眼問道：「征北侯是什麼樣的人？」

林懷謙思索片刻，才道：「我與他沒有深交。他少年時在京城頗有才名，十三歲便能在御前論策，後來明家出事他才棄文從武。至於性情……」

「外頭都說他冷得像北疆的冰，軍中犯錯誰求情都沒用。」林懷昭搶著回答。

林懷瑾斜睨他一眼，「你還聽說過他一頓飯吃三斤生肉，要不要一併告訴晚晚？」

「那是別人亂傳，我又沒信。」

「你昨日分明還問我，北疆將軍是不是都用酒洗刀。」

林懷昭被說得耳根發紅，正要反駁，林晚照先笑著攔道：「二哥別逗他了。」

林懷瑾眉梢微挑，「還沒出嫁自是護著娘家兄長，將來也不知護誰。」

「自然是誰有理便護誰。」

林懷昭立刻拍著桌沿道：「那肯定護我。」

林懷謙懶得理會兩個弟弟，只將一封薄薄的信放到林晚照面前，「今日征北侯府派人送來的。」

信封沒有繁複花樣，只在封口處印著明家家徽。林晚照拆開後，裡面不是客套的問候，而是一份極細的北疆起居清單——

朔安秋末便可能落雪，衣物需備防風外氈與厚底靴，京中常用的炭爐在當地未必合適，北地飲食偏鹹重，若不習慣可提前告知廚房，沿途過定州後天寒乾燥，車內不宜燒炭過夜。末尾還列了數種北地常見疾病與忌用藥物，字跡端正，語句簡潔，沒有一句多餘的話。

林懷昭湊過來看了兩行，忍不住撇嘴，「這也叫信？像是大夫開的藥方。」

林懷瑾伸手按住紙頁，不讓他亂碰，「至少寫得實用。若只送一首酸詩來，才真叫人擔心。」

林懷謙看過清單後，神情也略微放鬆，「他提醒了炭爐和用藥，證明不是全無安排。」

林晚照重新看了一遍。這封信的確沒有半點柔情，卻連她可能在路上遇見的困難都想到了，對一個素未謀面的人而言，這份周全已經足夠。

她將清單與林懷昭繪的路圖、林懷瑾抄錄的北地見聞，以及林懷謙整理的官員調任摺頁放在一處，道：「我會回信。」

林懷昭立刻好奇地看她，「寫什麼？」

「問他朔安適合種哪些穀物，侯府有多少糧倉。」

林懷昭張了張嘴，「未婚夫妻第一次通信便問糧倉？」

林晚照看著他反問：「不然問什麼？」

林懷昭一時答不上來，只覺得自家妹子和征北侯算是半斤八兩。

金風送爽的午後，永樂伯府收到一只樟木書箱。

來人是太傅府嫡孫女陶知意身邊的貼身丫鬟白芷，她向邵氏行過禮後低聲解釋道：「我家姑娘原想親自來找林姑娘，只是府中近日替她議定了江南陸家的婚事。姑娘不願，與家中長輩爭執了幾句，如今被拘在府裡，連府門也出不得。」

邵氏聞言輕嘆一聲，讓人將書箱送到林晚照房中。

箱內是幾冊陶知意專程去書肆掏來的北地風物志與邊關見聞，書冊旁另放著四本裝訂結實的空白簿子、兩盒不易暈染的墨條，以及一方雕著小雁的青玉鎮紙，最上方壓著一封短箋。

林晚照展開信紙，認出陶知意清勁秀麗的字跡，「我不能送妳出城，只能先送幾本書陪妳走。旁人總說北疆苦寒，我卻想知道那裡的山河、城鎮與百姓究竟是什麼模樣。空白冊子留給妳，沿途若看見有趣之事便替我記下，待將來能自由出門，我必親自去找妳看。」

信末沒有寫珍重，也沒有寫早歸，只添了一句，「妳先替我去看遠方，我也會替自己尋一條路。」

林晚照將信讀了兩遍，才小心折好。她撫過那幾本空白冊子的封面，對送禮的白芷道：「回去告訴知意，北疆的事我會一件件記下，她答應親自來看便不能食言。」

白芷眼眶微紅，鄭重點頭，「奴婢一定帶到。」

出嫁前一晚，永樂伯府設了送嫁宴。桌上的菜比往日更豐盛，卻沒有人有胃口。永樂伯喝了兩杯酒便開始挑剔菜色，先嫌魚蒸老了，又說湯不夠熱。邵氏知道他心裡難受也不拆穿，只讓廚房再換一盅。

林懷昭埋頭吃飯，筷子卻半晌沒夾起一口菜，林懷瑾一反常態地不再逗他，林懷謙則在開席前還特意問了妹妹的隨身丫鬟，那張記著北地官員任期與考語的摺頁是否已收進隨身箱籠。

林晚照看過一桌人，忽然拿起公筷替父親夾了一塊魚，「這一條魚沒有老。」

永樂伯一怔，悶聲道：「我不愛吃魚。」

邵氏抬眼看他，「昨日還說魚鮮。」

「昨日是昨日。」

林晚照沒有拆穿，只把魚放進父親碗裡，「那今日陪我吃一塊。」

永樂伯盯著碗裡的魚肉，眼睛漸漸紅了，嘴上仍不肯認輸，「都要出嫁了，還管起父親吃什麼。」

「出嫁也還是您的女兒。」

永樂伯握緊筷子，終究把那塊魚吃了。

三位兄長見狀也紛紛開始動筷。

林懷昭一面替她夾菜，一面將不知說過多少遍的叮囑又說了一次，「到了北疆，若有人欺負妳，立刻寫信回來。路遠也沒關係，我帶人去接妳。」

林懷瑾淡淡道：「你連京城北門都沒出去過，先別說大話。」

「我可以學。」

「騎馬趕兩日路便喊腰疼的人，確實該學。」

林懷昭瞪著他，「林懷瑾，明日妹妹便要走了，你非得今日與我吵？」

林懷瑾原本還想回嘴，見妹妹正望著自己，話到嘴邊轉了方向，「我是提醒你別讓她擔心。」

林懷昭哼了一聲，果然安靜下來。

永樂伯這才把一只扁長木匣推到林晚照面前，「護衛領隊在西北軍待過，走過兩回北路，沿途幾處驛站和兩家商號我也都遞了信。人是我定的，馬是妳三哥一匹匹試過的，真遇到事情不必同他們客氣。」

林晚照打開木匣，看見裡面整齊放著幾封火漆封好的名帖，每一封外頭都寫明對方的身分與可聯絡之事。她抬頭問道：「父親何時準備的？」

「聖旨下來後便開始了。」永樂伯說得輕描淡寫，眼睛卻沒有看她。

林晚照將木匣遞給茗意，認真應道：「我都記住了。」

邵氏等眾人說完，才讓丫鬟捧來一只舊食盒。食盒並不華麗，木面已有使用多年的磨痕，四角卻被擦得乾乾淨淨。林晚照認得，那是母親平日去莊子巡視時常帶的。

邵氏將食盒放進她手中，指腹輕輕拂過盒蓋，「這是我出嫁時，妳外祖母給我的。這些年帶著它去過不少地方，如今留給妳。」

林晚照低頭打開。上層放著剛做好的芝麻餅與肉脯，下層則是幾包分裝好的鹽、糖和茶葉，側邊暗格裡還藏著幾根銀針、一把小刀和少量碎銀。

邵氏握住她的手，眼中含著不捨，「掌家不是把每一文錢都攥緊，而是讓一家人有飯吃，遇到事情還有退路。」

她將盒蓋合上，又叮囑道：「妳到了北疆，想做什麼都可以慢慢來。只有一件事，無論多忙，都要記得自己吃飯。」

林晚照胸口發緊。她曾在一個沒有人敢保證下一頓飯的世界活了十二年，如今有人怕她忙得忘了吃飯，特意將陪伴自己多年的食盒交給她。她抬手抱住母親，低聲道：「母親放心。我會照顧好自己，也會回來看你們。」

邵氏的身體僵了一瞬，很快也伸手將女兒攬進懷裡，閉了閉眼道：「好。」

翌日天未亮，送嫁車隊便離開永樂伯府。林晚照坐在馬車裡，隔著車簾看見父母與三名兄長站在府門前。

永樂伯背著手，始終沒有往前走，只有眼睛緊盯著車隊，邵氏站在他身旁，一手扶著門框，另一手握著帕子。林懷謙仍是一貫沉穩模樣，林懷瑾卻難得沒有笑意，林懷昭更是往前追了幾步，被兩位兄長一同拉住。

車輪緩緩轉動。林晚照掀開車簾，朝他們揮了揮手。

林懷昭也用力揮手，大聲喊道：「到了便寫信！」

永樂伯立刻跟著喊，「路上不准省吃食！」

邵氏沒有喊，只望著她點了點頭。

林晚照看著熟悉的府門逐漸遠去，直到轉過長街，再也看不見，才慢慢放下車簾。她沒有哭，只打開母親交給她的食盒，取出一塊芝麻餅，安靜吃完。

北行前幾日，沿途仍算繁華。官道兩旁偶有村鎮，客棧與茶棚也不難尋，越過定州後，景象便逐漸改變。往北的商旅越來越少，路旁土地也比京郊乾硬，部分村落的屋舍牆面留著火燒痕跡。百姓見到大隊車馬，第一反應不是好奇，而是先將孩子往身後藏。

林晚照每日翻看林懷昭繪下的驛路圖，再將實際所見一一記在陶知意送來的空白簿子上。哪一段路比商隊所說的更難走，哪處水井已乾，哪座驛站的糧價高於林懷瑾問來的記錄，她全寫得仔細。

行至一處山道時，前方木橋被暴雨沖壞一角，車隊只得暫停。林晚照下車查看，發現附近村民正自發搬運石塊，替幾名明家軍士修橋，有人從家中牽來騾馬幫著拖動木料，一名老婦則提著一桶煮得很稀的粥，堅持讓守橋士兵先喝。

護衛上前打聽後回來稟報，「這橋是往朔安運糧的要道。前幾日山水沖壞了橋面，駐守的士兵人手不足，附近幾個村便都來幫忙。」

林晚照望向那些衣著破舊的村民。他們自己顯然也不富裕，卻仍願意拿出糧食、牲口和力氣。

一名年輕士兵喝完粥，將碗底剩下的幾粒米刮得乾乾淨淨，再雙手把碗還給老婦，「大娘，明日不必送了。營裡有糧。」

老婦接過碗，瞪他一眼，「有糧還瘦成這樣？你們替我們守路，我送一碗粥怎麼了？」

士兵被她訓得不敢再說，只能摸著鼻子繼續搬木料。

林晚照看了許久，才轉身回到車旁。北疆百姓願意幫明家軍，不是因為命令，而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人守的是自己的家。這份信任比銀錢更難得到，也比任何糧倉都更不能輕易消耗。

朔安城內，侯府正院多年未曾有過女主人。幾名僕役抱著新被褥進出，院中舊窗紙已換成較厚的油紙，牆角也添了兩只北地常用的暖爐，管事站在廊下，正逐一回報修繕進度。

徐伯川站在一旁，看著府中難得的忙亂景象，緩緩捋過花白鬚鬚，「朝廷忽然賜婚，未必只是好意。」

明硯廷今日未穿鎧甲，只著深色窄袖長袍。他聽著管事回完話，抬手指了指北窗，直接吩咐道：「油紙再壓牢一層，床榻往裡挪半尺。暖爐不必添第三只，離帷帳太近反而不安全。」

管事連聲應下，帶著僕役退去。

徐伯川這才看向明硯廷，語氣也收斂幾分，「永樂伯府素來不涉朝爭，選他家的姑娘，正因為看似與誰都沒有牽連。可一旦入了北疆，她便是侯夫人，也是朝廷放在你身邊的一雙眼睛。」

明硯廷等人走遠，才轉過身道：「她尚未入城，先生便先把人當成細作，是否太早？」

徐伯川眉梢一動，「侯爺倒先替未過門的夫人說起話了。」

「不是替她說話。」明硯廷沿著正院走了一圈，確認窗縫與床榻的位置都已妥當，語氣平淡，「朝廷如何打算，是朝廷的事。她是否參與，得等見過才知道。」

徐伯川跟在他身後，見他連暖爐與床榻相隔幾步都親自過問，忍不住笑道：「侯爺這幾日倒比管事還細。前些時候寄往京城的那封信，也盡寫這些起居瑣事？」

「她從京城來，不熟悉北地氣候。途中若因錯用炭爐或藥物出了事，反而麻煩。」

徐伯川雖沒看過那封信，聽他這番回答也猜得到內容，不由搖頭道：「只怕林姑娘收到後，會以為自己嫁的是個驛站管事。」

明硯廷停下腳步，認真反問：「有何不妥？」

徐伯川望著他坦然的神色，片刻後只能失笑，「沒有。很周全。」

一名親衛快步走入院中，抱拳稟道：「侯爺，京城送嫁車隊已過安河驛，最快後日抵達朔安。」

明硯廷點頭，「命沿途巡哨多留意。」

親衛領命退下。

徐伯川看著院中僕役來往，神情逐漸收斂，「後日城門外未必安穩。探子回報，敵軍游騎近日頻繁靠近東北線，像是在試探巡防。」

明硯廷抬眼望向城外方向，「加派兩隊斥候。若只是試探，不必追遠。」

話音才落，遠處忽然響起沉重鐘聲。一下、兩下，第三下緊接著傳來，院中所有人同時停下動作。

明硯廷臉上的平靜瞬間褪去，轉身便往外走。親衛已牽著戰馬奔至院門，他接過韁繩翻身上馬，深色衣襬在風中掠出一道凌厲弧線。

城樓方向，一道狼煙筆直升上灰白天空。

而千里北行的送嫁車隊，正朝著朔安城一步步靠近。

第三章 初見朔安城

兩日後，送嫁車隊離朔安城只剩十里。早先驛卒說過，兩日前城外也曾升過狼煙，那支游騎尚未靠近便退了，眾人才心存僥倖目的地已到，卻見遠方有一道黑煙升上灰白天幕。

護衛領隊很快策馬趕到車窗旁，隔著簾子稟道：「姑娘，前方可能有敵騎靠近。此處離城尚有一段路，不如先退回驛站？」

林晚照掀開簾角，先看前方。幾名斥候正朝朔安疾馳，後方商旅卻紛紛掉頭，原本寬敞的官道轉眼便亂了起來。她取出林懷昭親手標記的路圖，問清驛站位於東側岔路，而敵騎也從東北方向逼近，心裡便有了判斷。

「繼續往接官亭走，所有車輛靠右，先把官道中央讓出來。」她將驛路圖攤給領隊看，語氣不疾不徐，指尖卻穩穩按在兩條道路交會處，「現在回頭，不但會和商旅擠在一起，還可能迎上敵騎。守軍既已示警，城門附近反而安全些。」領隊仍不放心，可回頭看見後方車馬已開始互相推擠，也知道此時掉頭更危險，只得抱拳領命。

命令沿著車隊向後傳去，幾十輛嫁車放慢速度貼向官道右側，護衛分作前後兩隊，車夫則忙著安撫被狼煙和馬蹄驚得躁動不安的馬匹。

茗意坐在車內，臉色有些發白，兩隻手緊緊攥著裙角，「姑娘，北疆平日便是這樣嗎？」

「應當不是每日都有游騎來襲。」林晚照按按她的手，又俯身把藥箱與書箱固定在座椅旁，「若車隊停下，妳帶人守住這兩樣，別跟著人群亂跑，也別為了箱籠與人爭執。」

茗意見她連停車後該做什麼都想好了，心神反倒安定一些，連忙點頭。她原本還覺得姑娘遠嫁北疆太過可憐，如今瞧著外頭亂象，忽然又覺得，侯府得了這位新夫人，興許才是真正的運氣。

越靠近朔安，城外景象越清晰。灰黑城牆橫在荒原盡頭，牆面留著深淺不一的修補痕跡，城門外原搭有羊湯、烤餅與皮貨攤，眼下攤販正慌忙收拾東西，熱湯翻在泥地上，白色蒸氣與塵土混成一片。

送嫁車隊剛抵達接官亭，城樓號角便響起。厚重城門開始合攏，尚未入城的百姓一下亂了，有人拚命往前擠，有人拖著孩子逆向奔跑，一輛裝滿乾草的牛車被撞得側翻，差點壓住摔倒的老婦。

林晚照只看了一眼便掀簾下車。

護衛領隊急忙伸手攔她，「姑娘，外頭亂，您不能——」

「正因為亂，留在車裡才更危險。」她指向幾匹已被號角驚得不停刨地的馬，語速不快，命令卻十分清楚，「嫁車全部轉向西側，車頭朝外，彼此間隔兩步。護

衛先穩住馬，不准拔刀驅趕百姓。」

領隊順著她的視線看去，立刻明白了。幾十輛車若同時失控，敵騎還沒靠近，這裡便會先踩死一片。他不再勸阻，轉身高聲傳令，自己也帶人去卸最外側馬車的套繩。

林晚照先讓人去扶開那名跌倒的老婦，又叫來兩名管事，讓他們把後面幾車的乾糧與水拉到城牆下。

人在飢渴與恐懼中最容易失去方寸，與其等亂子起來再壓，不如先保證每個人知道自己有水喝、有東西吃。

一名抱著孩子的婦人被人群撞得踉蹌，哭著說不進城便會死，林晚照出手扶穩她，指向牆根下正在整隊的守軍，「這裡在城牆弓弩射程內，守軍既留下人，便不會任敵騎衝過來，妳抱緊孩子沿牆根去馬車邊。」

孩子被四周的哭喊和號角嚇得放聲大哭，林晚照從袖袋裡取出一小塊芝麻餅，在他眼前晃了晃，放柔聲音道：「到了車邊便給你。」

孩子抽噎著點頭，總算肯伏在母親肩上。婦人連聲道謝，抱著他往牆根退去。

一名年輕軍士見她安排得有條不紊，忍不住問：「姑娘可是京中來的侯夫人？」

林晚照尚未回答，東北坡後便傳來密集馬蹄聲。數十騎裹著塵煙衝出，衣甲與大梁不同，馬背上皆綁著短弓，正是來試探城防的敵騎。

守城將領高聲命令百姓伏低，城樓弓弩手同時列陣。

林晚照立刻帶人卸下幾面厚木箱蓋，斜擋在老人與孩童外側。等眾人全都伏好，她才蹲到車輪後方，心跳得極快，手掌也滲出薄汗，卻沒有空閒細想害怕。

第一輪羽箭落在城外空地，離人群尚有一段距離。敵騎並未真正逼近，只沿著弓弩射程外快速轉向，顯然想逼守軍先亂。城樓上沒有貿然放箭，原本合攏的城門反而重新開出一道縫，一隊黑甲騎兵疾馳而出。

為首之人身披玄黑鎧甲，肩上暗紅披風被風吹得翻飛。他出城後沒有直追敵騎，而是率人斜切向北，先將對方與城外百姓隔開。

敵騎見狀立刻分作兩隊，試圖從左右包抄，黑甲騎兵中段向前壓迫，兩翼卻故意放開一道缺口，等數騎以為有機可乘衝入後，陣形驟然合攏，側面的箭雨也同時落下。

林晚照看不懂所有軍陣變化，卻看得出那支騎兵始終守在城牆掩護範圍內。敵軍一退，他們只追出一小段便收兵，沒有為了多留下幾具屍體把自己拖進荒野。

這人要的不是逞一時之勇，而是把敵騎趕離城門，讓身後的百姓安全避禍。

號角再次響起，這回是解除警戒。城牆下有人抱著孩子哭出聲，也有人開始起身幫忙收拾翻倒的車與攤棚。林晚照正替一匹被車轆刮傷的騾馬按住傷口，身後傳來整齊馬蹄聲。

黑甲騎兵回到城門外。為首男子翻身下馬，先將長槍交給親衛便轉頭問：「將士、百姓與迎親隊伍可有人傷亡？」

左副將韓岳抹去臉側血跡，抱拳回道：「兩名守門軍士被流矢擦傷，百姓幾人推擠時跌傷，無人重傷。迎親隊伍也無傷亡。」

右副將程遠隨後補充敵騎人數與撤退方向。

男子聽完，先命人救治傷者，又讓斥候遠遠監看，不准貿然追擊，這才朝送嫁車隊走來。

跟在他身後的年輕親衛牽著戰馬，目光在車隊間來回找了幾遍，最後落到騾馬旁的嬌小身影。他顯然有些不敢相信，偏頭小聲問徐伯川，「那真是侯夫人？」

徐伯川瞥他一眼，淡淡道：「你若不信，可以自己去問。」

年輕親衛立刻閉了嘴。

林晚照雖沒聽清兩人在說什麼，卻看見他望過來又迅速移開的眼神，心裡大致猜得到幾分。北疆眾人多半也和她一樣，早從傳聞裡替對方描好了模樣，只是不知道見面後能對上幾分。

她抬起頭，正好看見明硯廷走近。

他比她想像中年輕，眉骨深，鼻梁挺直，面容因常年風霜顯得比京中公子冷硬些，眼神卻十分沉靜。玄黑鎧甲噴濺幾點暗紅，回城後第一句問的卻是有無傷亡。單憑這一點，他便打破傳聞中那個只知殺伐的征北侯傳言。

林晚照等有人接手照顧騾馬，起身理了理沾灰的衣裙。

明硯廷在數步外停下，拱手道：「林姑娘，一路辛苦。今日讓車隊在城外受驚是明某安排不周。」

林晚照還禮，只道：「敵情突然並非侯爺能預先知道，守軍已將傷亡降到最低，談不上安排不周。」

明硯廷的目光掠過城牆邊刻著永樂的木箱蓋，「那些是妳安排的？」

「人群若亂起來，受驚的馬車比敵騎更容易傷人，我只是讓車隊挪開，再拆卸木箱蓋幫忙護衛，真正有功的是守城軍士。」

明硯廷看了看她袖口沾著的餅屑眼底多了些意外，「林姑娘與傳聞不太一樣。」

林晚照順勢問：「侯爺聽過什麼傳聞？」

方才那名年輕親衛站在後方，聞言悄悄吸了口氣，像是生怕自家侯爺當真說出什麼不該說的話。

好在明硯廷只平實回道：「京中貴女不慣北地風沙。」

林晚照低頭看了一眼自己滿是灰的裙角覺得這話也不能算錯，便坦然道：「確實不習慣，但可以慢慢適應。」

明硯廷眼底掠過極淡的笑意，快得讓她幾乎以為自己看錯了。

「城內已準備好住處。今日敵情尚未查清，先請姑娘入城。」

林晚照沒有立刻上車，而是看向周遭，「這些百姓如何安置？」

「確認身分後分批入城，傷者先送醫館。」明硯廷答得清楚，顯然早有一套規矩。那名年輕親衛見她準備登車，連忙上前扶住車轅，又拍了拍木頭確認沒有斷裂，「方才撞歪了些，不如換一輛？」

「還能走，不必折騰。」林晚照看出他是好意，朝他笑了一下，「有勞。」

那親衛立刻挺直腰背，忙道：「夫人客氣，屬下明承恩，府裡都叫我阿七。往後有事儘管吩咐。」

他一口氣說得飛快，像是生怕慢一步便被旁人搶了自我介紹的機會。

韓岳在後頭聽見嗤笑一聲，「城門還沒收拾完，你倒先認上主子了。」

阿七耳根一熱，回頭辯道：「夫人初來，我自然得先說清楚自己是誰。」

林晚照看著兩人，心裡那點初到陌生之地的緊繃因眼前的鬥嘴放鬆了些。她原以為邊軍上下都和明硯廷一樣寡言，如今看來是她多想了。

車隊重新整隊進城。林晚照掀著車簾，看見方才翻倒的湯鍋已被扶起，攤販正用清水沖洗木碗，軍士也幫忙抬回棚架，想必不多時，羊湯與烤餅香氣又能在城外飄起來。

方才那場游騎突襲像突然刮過的一陣大風。朔安人不是不怕，而是怕過之後，仍得把鍋架回火上，把門板扶正，繼續過日子。

林晚照隔著車簾望了許久。她在末世見過太多一場災難後再也無人點火的地方，因此比旁人更明白，這些重新升起的炊煙有多難得。

車隊最後停在征北侯府門前。灰黑石牆不算華麗，門口也沒有繁複儀仗，只懸著兩盞新換的紅燈籠。風一吹，紅光便在斑駁門牆上輕輕晃動，像有人怕這座沉默太久的府邸不懂得迎人，特意替它添了幾分暖意。

明硯廷站在石階旁沒有催促。林晚照扶著茗意下車，抬頭看了那兩盞燈一會兒，才提起裙襬往上走。

跨過門檻時，明硯廷略側過身，低聲提醒道：「比京中府邸高，小心腳下。」

林晚照側頭看他，這人看似清冷其實心思極細待人妥貼。

她跨過門檻，輕聲道：「多謝侯爺。」

紅色燈影落在身後，將兩道尚且陌生的影子，第一次照在同一處。